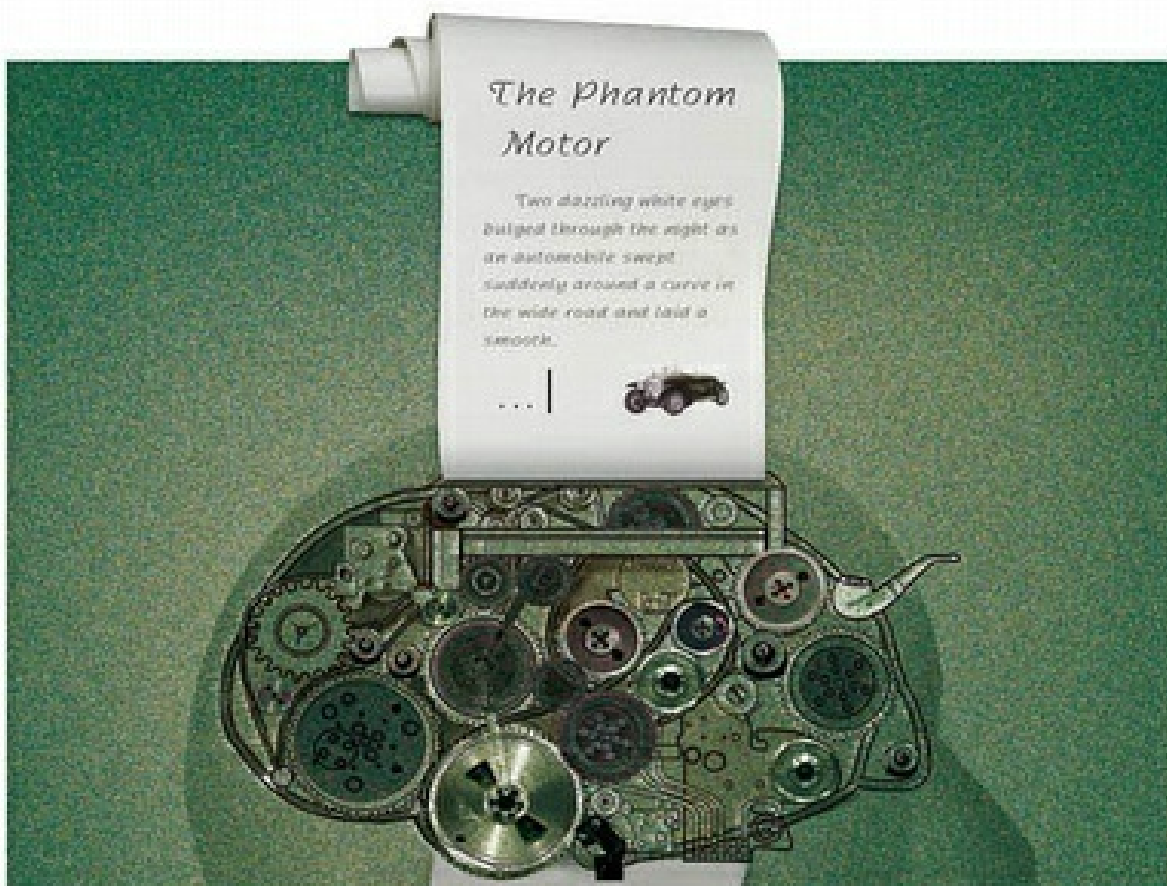


思考机器[®] 探案集 ②

(美) 杰克·福翠尔 著
游健治 译

幽灵汽车



名称：思考机器 The Thinking Machine
设计：杰克·福翠尔
功能：解决各类离奇事件
竞争对手：歇洛克·福尔摩斯
质量调查：全球销售一亿台，无质量问题
备注：设计师于公元一九一二年随泰坦尼克号
长眠大西洋底，导致思考机器被迫停产



版权信息

书名：思考机器探案集之幽灵汽车

作者：【美】杰克·福翠尔

译者：游健治

出版社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日期：2009-01-01

ISBN：978-7-8022-5590-6

目录

CONTENTS

[遗失的镗](#)

[名画失窃记](#)

[幽灵汽车](#)

[完美的不在场证明](#)

[废屋奇案](#)

[不祥的夺命魔锣](#)

[汽艇上的遗尸](#)

[百万美元藏哪里](#)

[三张明信片](#)

[红线疑案](#)

[金匕首命案](#)

[中断了的无线电报](#)

遗失的镭

一盎司^[1]镭^[2]！德克斯特教授所拥有的，正是地球上最奇妙的物质。为什么它能够释放出几乎无尽的能量，更是科学上的一个难解之谜。就他所知，除去他手头上的之外，全世界只存在十格令^[3]镭：巴黎的居里实验室有四格令，两格令在柏林，两格令在圣彼得堡，斯坦福大学有一格令，伦敦有一格令，余下的全在他的亚佛实验室里，就放在一小块钢板上。

注视着这块蕴藏着巨大能量的小东西，德克斯特教授突然生出了一种敬畏感，深感自己肩负重任。数月来，他不辞辛劳地向上述各大实验室要求，希望能收集到整整一盎司的镭，以使用实验来验证运用镭做机械原动力的可能性。现在终于可以开始动手了。

由于镭元素的产量非常少，因此这一盎司镭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，钱再多也买不到。从世界各地运来时，不仅需要特雇邮差，还得在世界知名的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投下巨额保险。经过教授数月来在各界的呼吁奔走，再加上他所担任物理系主任的亚佛大学的信誉，最终总算大功告成。

不过，至少有一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也参与了这项工作，他就是卓尔不群的科学家、逻辑学家，人称思考机器的凡杜森教授。这位大师的参与，使资历尚浅、默默无闻的德克斯特教授如虎添翼。思考机器将与德克斯特教授联手做实验的消息一经公布，立刻激起了世界各地物理学家的兴趣，大家都热切地期待着。

当然，此等收集大量的镭的大事，一定会引发欧美各地媒体的报道和评论。这些报道大多是正面的、鼓励性的，但偶尔也有言辞激烈的反对和批评。无论如何，亚佛实验室已经收集了足够的镭的消息一经传出，报纸立刻发出报道，同时也提到凡杜森教授和德克斯特教授即将开

始试验。

试验就在设备先进的亚佛实验室里进行。实验室的屋顶很高，天顶是玻璃制的，光线充足；而且窗户的位置也很高，可以避免好奇者的窥视。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，两位科学家开始一起工作。实验室所在大楼的走廊上有一扇小门，那是实验室的唯一入口，一位警卫在此全天站岗。科学家必须先从这扇小门进入一间接待室，再从接待室另一端的门进入实验室。

此刻，德克斯特教授已经进入实验室了，正焦急地等候思考机器的大驾，同时心中反复思考着即将进行的实验步骤。每部需要用的仪器都已就位，不需要的早已移开。这个试验将产生历史性的影响，其结果将决定镭是否能作为机械的原动力在实际中应用。

忽然，德克斯特教授的思绪被打断了，大学讲师布朗先生出现在实验室门口。

“有位女士要见你，教授，”说完，他递上一张名片，“她说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”

德克斯特教授走上前去接过名片，布朗先生转身从接待室走出实验室。名片上的名字：泰蕾兹·沙坦尼夫人，他对此毫无印象。他有点儿困惑，也有些烦躁，抬头看了一眼放在长实验桌上的镭，便朝接待室走去。他走到门口，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，眼看就要跌倒在地，猛一拧身才站稳了脚步。

就在他火冒三丈，正要发作时，耳畔传来一个女人的笑声——一声悦耳的轻笑。这声音在别的场合也许会令人愉悦，但在目前自己狼狈不堪的情况下，就使他有些恼怒了。可是当他见到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士向他走来时，他不禁为自己的失态而感到脸红。

“对不起，”她抱歉地说，在那鲜艳的红唇一角可以隐约见到一丝微笑，“这是我的疏忽。我不该把手提箱放在门口的。”她轻松地将手提箱一手提起，往门边移了移，“也许，其他人也会像你一样被它绊倒吧？”她问。

“不会，”教授红着脸微笑着回答，“这里没有别人了。”

泰蕾兹·沙坦尼夫人站直身子，丝绸衣裙沙沙作响。她曼妙的高挑身材令德克斯特教授有点吃惊。她大约三十岁，身高约为五英尺九或十英寸。除了无可否认的美貌之外，从姿态和举止亦可看出她的行动异常矫健。德克斯特教授望了她一眼，又疑惑地看看手上的名片。

“我有一封法国居里夫人的介绍信，”她一面说，一面从腰间的坤包里取出一封信，“咱们是不是能到光线好一点的地方去看呢？”

她把信交给教授，两人一起走到接待室靠近大厅走廊那边的窗下。德克斯特教授拖过两把轻便椅，两人面对面坐下。教授打开信看着，读完之后，他抬起头来，用重新认识的目光打量着对方。

“我本不该来打扰你，”泰蕾兹·沙坦尼夫人用悦耳的声调说，“可是我知道这件事对你非常重要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德克斯特教授好奇地问。

“就是镭，”她继续说，“我手上有一盎司科学家从未听说过的镭。”

“一盎司的镭！”德克斯特教授难以置信地轻呼，“什么？夫人，你可真让我吃惊。一盎司的镭？”

他坐在椅子上，身体前倾。泰蕾兹·沙坦尼夫人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咳嗽停了。

“这是惩罚我不该乱笑。”她微笑着说，“我的喉咙不太好，希望你能原谅。”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”对方礼貌地说，“可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件事，非常有意思。请详述一下。”

泰蕾兹·沙坦尼夫人动了动，让自己坐得更舒适一些，然后开口说：

“这件事的确是非比寻常，但镭落到我手上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我是英国人，能从我的口音听出来吧。我丈夫是法国人，我的姓氏就是由此而来的。他和你一样，也是一位科学家。他与任何研究机构都没有

关系，因此一般科学界的人都不认识他。起初，他只是出于个人爱好，做些试验工作，渐渐就着迷了。以美国人的标准看，我们不算是有钱人，不过日子过得还算舒适。

“我能说的就是这些。居里夫人的介绍信上已经介绍了我是什么人。居里夫妇发现镭元素的时候，我丈夫也做了类似的研究，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。他研究的方向在于如何制造镭，用什么东西作材料。这些我当时并不明白。数月间，他用与居里实验室完全不同的方法造出一格令又一格令的镭，几乎耗光了我们的全部财产，最后我们终于制出了这将近一盎司的镭。”

“真是不得了，”德克斯特教授说，“请继续说。”

“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丈夫不幸感染了一种致命的疾病，去世了。”泰蕾兹·沙坦尼夫人停了一下再说，声音低沉，“我对他为什么要做这种实验一无所知，只知道他的花销极大。他临死前，才将实验的目的告诉我。奇怪的是，那与报纸上对你的实验的报道非常相似，就是想要找出镭作为机械原动力的可能性。他工作时有随手将脑中想法记载下来的习惯，可惜在死前没有机会整理他的笔记，所以其他人无法看懂他写下的东西。”

她停下来沉默了一会儿。德克斯特教授看着她，看到她脸上的一丝悲痛和遗憾，心中不由得涌出一阵同情。

“那么，”他问，“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“我知道你为了做这个实验，花了许多心血，克服了许多困难，才收集到你所需要的镭。”泰蕾兹·沙坦尼夫人继续说，“因此我想，先夫制造出来的镭对我来说已经毫无用处了，也许可以卖给你或亚佛大学。我说过我拥有将近一盎司的镭，你可以用来进行你的实验。”

“卖掉？”德克斯特教授倒抽一口气，“不可能，亚佛大学的资金并没有雄厚到能买得起这么贵重的东西。”

年轻妇人脸上期待的神色消失了，她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。

“全部的镭当然值一大笔钱，”末了她说，“我当然并不知道这东西

的真正价值。有一百万元吗？或者几十万元？只要能补偿我们花掉的钱就行。”

她平静的语调中几乎有一丝恳求的意味。德克斯特教授望向窗外，仔细考虑了几分钟。

“或者，”过了一会儿，妇人又说，“也许你将来会需要用更多的镭做实验，比你手上现有的更多，你可以按照你用的部分付我钱就好了，可以吗？就像付使用费一样。我愿意接受任何合理的付费方式。”

又是一阵沉默。摆在他眼前的，是一大笔迄今未曾听过的镭。德克斯特教授仿佛看到自己研究道路上的光明前景，越想越起劲。他知道将整整一盎司镭买下的可能性很小，可是按件计酬呢？这个大概有商量。

“夫人，”他开口说，“我该郑重地感谢你前来。虽然我本人不能确定地承诺你什么，但我一定会将此事向能够做出决定的人提出。我需要几天的时间做适当的安排，你能等我几天吗？”

泰蕾兹·沙坦尼夫人微微一笑。“我当然愿意等，”她说，又开始了一阵痛苦的干咳，咳得全身都颤抖起来。“没问题，”等咳嗽过后，她说，“我只是希望你能好好利用这批镭元素，别把它浪费了。”

“你能否开个价钱？如果全卖需要多少钱，按件计酬又是多少？”德克斯特教授问。

“我现在没法告诉你，名片上有我的住址，就在日耳曼旅社。我计划还要在此地停留几天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。请你……请你不要客气，”她的语气中又有了恳求的意味，一手搭在教授的手臂上，“任何提议都行，可能的话，我会接受你的任何提议。”

她站起身，德克斯特教授也站了起来。

“有件事该告诉你，”她说，“我是昨天从利物浦乘邮轮过来的。再过六个月，我就只能靠卖掉这一盎司镭的费用过活了。”

她穿过房间，提起手提箱，不禁莞尔一笑，显然是想起刚才德克斯特教授跌了一跤的样子，接着转身往外走。

“让我来提吧，夫人。”德克斯特教授说，伸手要去拿手提箱。

“噢，不用了，这个不重。”她轻松地说。

两人客套了一番，她便离开了。德克斯特教授从窗户向外望，欣赏她健美的身材，姿态优雅地走上等候的马车离去。他沉思着站在窗前，想着那不为人知的一大批镭。

“如果我能拥有那些镭……”他低声嘀咕，转身走向自己的实验室。

突然间，实验室传出一声大喊——一个吃惊的尖叫，德克斯特教授面无人色地冲进小接待室，猛地推开门，跑到大厅的走廊上。五六个学生围了上来，讲师布朗先生也从走廊另一头跑来，惊讶地看着他。

“镭不见了……被偷走了！”德克斯特教授喘着气说。

周围的人面面相觑。德克斯特教授虚弱地胡言乱语，不停地抓着自己的头发。他有无数的疑问和猜测，心中涌起怒气。就在此时，他看到一个身材矮小、有着一头蓬松黄发的人正从走廊一头向他走来。

“啊，凡杜森教授！”德克斯特教授大叫，狂乱地抓住思考机器瘦长的手臂。

“怎么了？”思考机器的双臂好像被老虎钳夹住一样，他努力想挣脱开，“别这样，放开我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镭不见了……被偷走了！”德克斯特教授说。

思考机器后退一步，斜眼看着这位双目圆睁的同事。

“这是什么蠢话？”末了他说，“咱们进屋去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豆大的汗珠从德克斯特教授的额上滴落，他双手不停地颤抖，紧跟着思考机器走进接待室。思考机器转身关上通往走廊的门，按下门锁。门外，布朗先生和学生们听到门锁的咔嚓声后，就离开了。镭失踪的事，很快就在大学校园里传开了。德克斯特教授在接待室的椅子上坐下，呆滞地凝视前方，嘴唇颤抖着。

“老天，德克斯特，你疯了吗？”思考机器烦躁地说，“镇静一点儿。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？镭是怎么遗失的？”

“过来……到这儿来……在实验室里，你自己看。”德克斯特教授说。

“噢，现在去看已经没用了。”思考机器不耐烦地说，“告诉我是怎么发生的？”

德克斯特教授在接待室里转了两圈，又坐下，尽力想让自己镇定，然后将全部经过和盘托出。从泰蕾兹·沙坦尼夫人前来拜访，他将镭放在实验室的桌上，一直到目送她坐上马车离开期间的每个细节都详细叙述了一遍。思考机器靠着椅背坐着，斜眼朝上看，纤长的十指指尖相触。

“她在此地停留了多长的时间？”对方说完后，他问。

“我想有十分钟吧。”

“她坐在什么地方？”思考机器问。

“就在你坐的地方，面朝实验室的门。”

思考机器回头望了一下他背后的窗户。“你呢？”他问。

“我坐在这里，面对着她。”

“你确定她没有走进实验室？”

“我能确定，”德克斯特教授飞快地回答，“今天只有我进了实验室。我下了特别命令，不准任何人进去。布朗先生和我讲话时，镭还在我面前。他只是开门将名片递给我，便离开了。他不可能——”

“没有不可能的事，德克斯特教授。”思考机器厉声说，“你是否曾让泰蕾兹·沙坦尼夫人独自一人留在此地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！”德克斯特教授强调，“她来后，我的目光一刻都没

